



1 4
1777
32



門 14
號 1777
卷 32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九

編

元開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于未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為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舉今而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割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攬心予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攬心而不知五臣之競攬也

徐俳敬業酬到溉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數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前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曰數為匈奴所敗詳史所載此則天子語天子以廣連為匈奴所敗故不令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33.3.31
藏書

獨當單于所以言數奇也若以數字爲去聲則是運
數不耦耳豈有天子于將帥以命運敕之耶從如說
音爲所角反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婦仲宣之七哀主哀亂離孟陽之
七哀主哀邱墓呂向爲之說曰七哀者謂痛而哀義
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
而哀且哀之來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見
而耳聞何者不嗟歎而痛悼呂向之說可謂疏矣大
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戚太
甚喜怒愛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哀而已
故謂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伫盼要
遐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云中流袂
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悵河曲舟已隱東坡既

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
沒文章氣燄天機所到雖云古今一轍至其寫手足
之愛道違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
鼻此豈真有物以觸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
者人易爲之感動耳

顏延年答鄭尚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
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古人之文類此者不
可以枚舉大概古人爲文主意而不主辭辭散意渙
意至則已今人之文專以辭爲主少不緊密則共嗤
點立法太苛求備太甚是以文彩煥發觀之可愛而
氣質萎索了無餘味也

范蔚宗樂游苑應詔詩末云問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
探已謝丹雘感事懷長林又顏延年和謝監詩云伊
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闈雖慚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呂

延濟呂向皆以丹雘爲榮祿而李善又以爲君恩皆非也丹雘所以爲國家之光華也范意謂揣已空疏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國爲慚亦未至始素終_玄如絲之改色也

傅咸長虞贈何邵王濟詩云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旣以離爲靈鳥矣而又以爲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爲得

謝惠連獻康樂詩云成裝候良辰儀舟陶嘉月善曰楚辭陶嘉月兮總駕攀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又靈運酬惠連詩云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濟曰言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之語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陶自暢說之意而康成之注以爲鬱陶非也

陸士衡赴洛詩云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

手永歎結遺音以陸詩言之則解當音佳買反自爲從已字也或音胡買反其義雖通然終不若前音

鮑明遠擬古云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劉良以兩說爲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非也兩說者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讀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干兔之毫者也李善又以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爲兩說則益疏矣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滿山阿絲泪毀金骨蓋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舍滿敝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讒邪之人似不類也按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敝中則正滿則覆此詩當云舍滿覆而謂舍滿敝者又明遠之誤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闌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闌風二字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述職期闌暑

理棹變金素翰曰關暑夏末暑闌也關風當用此語
謂薰風闌盡將變而為涼風也一本闌作蘭古字通
用

杜牧皇風詩迹蹊巢穴盡室塞禮樂刑政皆弛張弛當
作施

古人文字多實後世不可援以為例古人胷中有全
學筆意所到隨即發見故無奇無俗舉皆混然吾學
未力吾業未精苟復曰古之作者尚未免淺陋之病
其在我輩何所不可有若然者真所謂不知其本者
矣張平子南都賦其說廚傳則曰酸甜滋味百種干
名退之之詩亦有蝦蟇跳過爵兒落及偶上城南土
骨堆之句諸若此類又豈可以為例哉

草亦稱林楚辭曰游蘭皋與蓮林又陸士衡招隱詩云
結風仞蘭林蘭蓮皆草也

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更相假借以為誇韓詩外
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
歸于水脈歸于澤聲歸于雷動作歸于風眼歸于日
月骨歸于木筋歸于白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
草呼吸之氣復歸于人圓覺經四大之說大槩與此
同之但韓傳所謂歸者一十有三而圓覺之所謂歸
者止四而已顧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且足
也然不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韓嬰
在圓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吾意譯潤者盜嬰語耳
阮嗣宗有詠懷詩十七首宋顏延年梁沈約為之注三
百五篇之後詩之有注者當始于此
國風方秉蘭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為外
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
歡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

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棗掾逸民賦
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謝靈運越嶺溪行
詩云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
莫展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蘭茗亦萎拋路阻
莫贈問云何慰離折凡此一本於詩人之意乃知後
世寄柳折梅未必真有實事也

戰國策劇辛諫楚頃襄王曰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因
是已蔡聖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此與莊子
山木篇觀雕陵異鵲其說頗相類但立意殊別耳戰
國時縱橫之學盛家自爲師人自爲徒所趣雖各不
一而于言語誤著之閒遞相仿託故其辭旨雷同者
甚多不獨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見之于莊子齊
物論然語同而意二劇辛所謂因是已者謂由此事
遂至于如此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

有是也延論近之若莊子之所談則大異于是矣莊
子以爲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
遂有因是因非之說又繼之以指馬之喻莛楹厲施
之譬且舉狙公之賦芋而以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
策惠子之據梧結之喻以指馬則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矣譬以莛楹厲施詭譎怪道通爲一矣舉狙
公之賦芋則以明夫聖人之所休終之以三子之無
成以明夫聖人之所圖則盡矣蔑有以加矣此其所
以能齊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
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
則萬物莫不非正與齊物論相爲表裏蓋皆究竟言
之初非劇辛之所能知也劇辛之徒徒借其語以簧

鼓云耳

莊子說佻僂丈人承蜩嘗讀至此而疑之蜩蟬也佻僂者承之則亦安用而取之耶後讀禮記及荀子始得其說禮記內則數庶羞則有爵鶉蜩范等物鄭氏注云蜩蟬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楊倞注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則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決字俗皆作決蓋爲韻所誤此字正當作決而韻解決則謂水流行解決則謂決斷不知有何所據而別爲二義也易夬決也剛決柔也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不以齒決之古書中無有作決者顏元孫干祿字書分通正俗三等如決等字乃所謂俚俗相傳而非正者也學者不可不知

列子湯問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方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焉孟子公孫丑篇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趙云龍斷謂堦斷而高者丁云按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壘斷而高者詳審眾說張音陸解正與列子合今當從之斷則斷絕之處俯臨低下所以爲高也丁說雖通而于斷義稍疏

前漢趙過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犁後世變爲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爲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云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犁李子曰石林說趙過以前已用牛耕誠是然方說冉伯牛司馬牛名字而復遽云犁

牛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犁自是雜文今呼貓
犬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鷲古字少凡音相近者
皆得通用而石林以駁雜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真
誤矣

詩采芡篇云云其義以爲吾將采芡于首陽之顛人或
爲言此山之有芡也當遽往之亦無苟信斯人之言
爲有芡而遽往之必審其實有而後往之可也人或
爲言此山之無芡也當舍之哉亦無苟然斯人之言
爲無芡而遽舍之必審其實無而後舍之可也如是
則人之爲無實之言者何得而至于前乎苟猥也人
之爲言復言之者上句通言言有無者下句言爲無
實之言者此詩指切晉獻公聽人之言虛亦信之實
亦信之故序謂好聽讒焉鄭以芡之有無爲似是而
非及贅辭也于本旨甚不緻密

班孟堅論六經曰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
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智之
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
而備而易爲原攷之班氏之說俱爲未允獨以春秋
爲信之符似可附著然其意亦未能盡大抵詩之教
主于溫柔敦厚則詩近于仁也書長于政爲政者惟
斷乃克則書近于義也樂之爲物也廣博易良而入
人也深則樂近于智也春秋屬辭比事可筆則筆可
削則削所以明示萬世而無惑則春秋有近于信也
今固以樂爲仁以詩爲義以書爲智而又以春秋斷
事爲信之符則俱誤矣

舊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
乃薦張柬之新史則云朕要一奇士通鑑則云朕要
一佳士佳士則風流蘊藉者也奇士則懷材抱藝者

也皆不盡好漢意然好漢字大為涉俗非史書語但曰奇男子可也

曹彬伐江南還入見以勝子進曰句當江南公事回此舊說也宋實錄避高宗諱遂改句當為幹當而東都事略則曰但奉勅江南幹事回然句當則本語也新唐書盧文藻盜庫財高宗以職主幹當自盜罪死諫議大夫蕭鈞諫上詔原死予以職主幹亦當止是句當字子京喜新奇故改之耳

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為非是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邱明筆中閒事同而語異者幾半蓋當纂集之時其

文字重複不能具載或具于此而闕于彼或著于彼而沒于此緝之為春秋傳國語二書各自為義所以一事二說為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為冗複此在史筆最關利害不可不深察也

書皋陶謨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以為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史記夏本紀亦載此言曰翕受普施然則敷當訓普不當訓布

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閒一時詞手多用此格如魯直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恐花深裏紅露溼人衣蓋用坡語也近世閒閒老亦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真

笑拍羣仙手幾度夢中身

平價買物曰和買新唐書吳湊言宮市事曰宮市大抵強買民閒物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爲宮市令平價和售按韻書賣物出手曰售今云平價和售則卻是

以平價和賣非和買也

經史意一而體二經可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史雖不可言命至于家人相與之際一嘖一笑小或係于女氏之貴賤大或係于邦國之盛衰是必有數存乎其閒未能遽以人事斷也如薄姬一遇而得子元后之享國六十餘年得非天歟史記外戚世家序及西漢外戚傳序論夫妃匹之合俱以爲在命則此誠爲得自餘皆不可以言命蓋作史之體務使聞之者知所勸戒而有以聳動之故前世謂史官權與宰相等苟一切以聽之命則褒貶之權輕褒貶之權輕則聳動

之具去矣又安用夫史筆爲哉

孟子自反而縮吾不慚焉吾不慚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爲文有此等語今詎能容爾耶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俛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拂反猶俛也俛九委反鄭以費爲俛俛卽違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過庭錄說費卽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爲闇然而日章意謂雖隱而能顯云爾康成則全屬上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實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爲俛中庸本無此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爲闇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當晦菴謂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首下章而爲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

室之閒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菴之說是真得子思之旨者也易曰神无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理蓋與此同之
漢元帝時西域初置戊校尉已校尉說者或云戊已土也土無正位或云土居中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李子曰前說非是後說近之而不得焉戊已居中政取中國之象以制四夷耳何但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乎
陳無已每登覽得句卽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金國初張斛德容作詩亦必以被蒙首須詩就乃起詩未成或比日不食

陳師錫云溪門寂寞無人到只有清風獨自來楊萬里詩云越王歌舞舞春風處今日春風獨自來皆本于李白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原壤夷俟謂其放蕩無禮也馬融說以夷俟爲踞待姑見其無禮之狀爾至邢昺又以爲伸兩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以杖叩其脛令不踞此雖有理其實未必然也

中庸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氏謂素讀如攻城攻其所係之僚僚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班孟堅藝文志作索隱行怪顏師古注云求索隱暗之事石林先生以班鄭俱爲臆決云素當作素王之素謂無所爲而行怪也李子曰夫有所爲而行怪則固姦人也無所爲而行怪則直下愚耳安能使後世有述乎此素當同不素餐

今之素孔子曰隱居求志未見其人舉逸民天下歸心又曰作者七人說者以為石門荷蕢之徒又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隱逸者初非孔子之所擯也然而孔子之所與者非庸庸者也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于密始得謂之隱者也彼無一德之可取而徒窮蹙于寒鄉凍谷之中是則素隱者耳素隱而行怪僻之事庶乎後世之有傳焉宜吾夫子之弗為也行怪者不主于僥譎誕幻之屬凡怪僻崖異有不近于人情者皆得以言之宋齊邱化書德化中說聰明曰天下之主道德出于人理國之主仁義出于人亡國之主聰明出于人善本出于人皆作出于一人止較一字意思徒異今俗本皆脫此字

孟子云樂歲子弟多賴賴者有所恃而為善者之稱也

漢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亡賴張釋之傳言文帝謂上林尉亡賴乃不善之稱然今人反以凶惡無所顧籍者詆其人為賴子是又不知何說也五代史南平世家云荆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高季興從誨父子常邀畱其使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俗俚語謂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從誨為高賴子即歐公所論以無賴為賴子者當是俚俗略言之耳非復本孟子所謂多賴之賴也許慎又謂賴利也無利入于家故云無賴此說予所不取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為所累如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爲藩鎮
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謂爲縱橫由婦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類又豈足與
言詩耶

王淳南先生謂韓退之送李愿序其于爲人賢不肖何
如也多卻于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書其爲人
云云大抵爲人云者謂其平生行事耳下于字其字
自下必校文至于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况文章
之工拙初不在此乎

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
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義之曰東坡此語強爲
說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
且治目者燒烙浸鉤割針鏹無所不用又其所用
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礪青礪砂白丁香之

類性俱有毒豈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
理亦未敢以爲至論也比見張鍊師幾道道及此因
舉其里中一農家叟病目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旣去
遺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
或以爲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政復
不效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
目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見物
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遺
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
箭所用蓋取生鳥頭汁雜諸毒物熬成者他無所施
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爲可信

魏明帝大修宮室至使公卿負土董尋上疏諫曰陛下
旣尊羣臣而使穿方負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
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穿方者穿土爲

方也黃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其術皆以
立方定率穿土為方則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又衣
冠了鳥了鳥當並音去聲今世俗人謂腰背四支不
相收拾者謂之了鳥即此語也音料掉

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
急繕其怒鄭云以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
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于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
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云招
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
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
斗星在軍中舉之于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陣不
差故云招搖在上也又云知招搖在北斗標端者春
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
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

第五至第七為標按此搖光即招搖也在下云端者
明魁以上為首標以下為端也又云急繕其怒者此
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
行既張四宿于四方標招搖于中上象天之行故軍
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
曰按諸星經無有招搖為搖光之文但云招搖一星
在梗河北欲與天棟梗河北斗相直則胡當來受命
于中國入氏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
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然則斗杓指所建之方梗
河主天子之鋒而招搖在北斗梗河兩間又主四夷
受命之象則是北斗一座七星招搖一座一星梗河
一座三星三座併以畫于一旗之上而高張于四獸
之中也所繪者三所呼者一何也招搖一星不能單
畫梗河三星雖能單畫亦難遽曉而三座之名又不

能以併舉故併繪三座以詳其狀獨稱招搖以略其名也不然則招搖必搖光之誤云耳鄭求其說而不能得乃徑以招搖爲搖光是亦未足憑也又以急繕其怒爲堅勁士卒之怒是又誤之甚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以行爲行軍則其說良是然以怒繫士卒則過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此安可以士卒當之蓋怒者威也事有儀則故曰威儀神明其德故曰威靈是故天子之事也夫所謂急繕者在夫一動一止之間常居有所警戒急繕威猛之容務使進退悉法度左右無于部分耳言急則不敢慢也言繕則若繕修然則訓急爲堅改繕作勁此何等語耶

晉書天文志云天樞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又七曜中引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樞又雜星氣中說

妖星其三曰天樞謂爲天子先驅者恆星也謂爲歲星之精者歲星主福德流而爲天樞則吉凶特未定也謂爲妖星則專主災異矣夫爲星者一而爲說者三豈星家各自爲名而各自爲占耶不應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敬齋先生古今難卷九

共七千五百卅二字

敬齋先生古今難卷之十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銷靈根酖毒不可恪
 意謂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徑庭不
 似詩家語不可當倒恪慎也可不恪則言不可不慎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
 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張銑
 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
 所習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此說大謬沐浴
 所聞乃浸漬乎本國所聞之語也吳蜀之人沐浴所
 聞不知中區之大故家自以為土樂人自以為民良
 此甚易曉也而銑說乃爾不亦謬乎大抵文選之注
 往往反累本文李善指明出處中閒雖有牴牾亦足
 以發而銑輩諸人妄意箋釋乖背指意若是類者甚

可厭也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章之美則既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爲美之之辭則固之于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爲而有小之之言乎

後漢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挾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于是欲封禪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似是牴牾既舉漢書則前後并包之矣但謂在前書可也李白詩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媾矣至云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

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詩人多用王粲依劉事按傳記所載粲避亂依荊州牧劉表表以貌寢不共禮焉是其于賓主俱不得爲美事也然後人承用不改可笑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游又失意歸吳寄劉侍郎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夫窮通得失此固有命郊一躓踣便爾忿懟欲死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綴緝語言布露當世則郊之爲丈夫也何其淺邪人言郊及第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然何待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雨不成游布路歸逢花值柳倍依依于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誤

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讐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爲誤也

阮籍詠懷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壽春善曰孟康漢書注云舊名江陵爲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東坡論三楚亦據孟氏爲正按史記楚之先熊繹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至文王熊貲立始都郢其後昭王之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最東考烈王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今翰以楚王徙都謂其所都爲三楚似可通然數之以三者非指其都蓋主其地也翰舍地取都又不論東西南之別則大與孟說異矣又稱昭王北徙都而翰謂北徙鄂豈謂都卽鄂耶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里攷之則孟說良是

晉書山簡傳襄陽人歌曰日暮倒載歸若苧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籬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吾以爲倒身于車中無疑也言倒卽倒臥言載卽其車可知倒載來歸旣而復能騎駿馬也蓋歸時以若苧之故倒臥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籬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著入聲

太白詩寄遠云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又云念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代內云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莫經瑤華音答元丹邱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

荷齋古今類一
銜雲錦字爲我忽飛去酬岑勛云黃鶴東南來寄書
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
見意其原出于蘇子卿上林雁及漢武帝故事蓋以
爲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
願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故詩人陶
寫性情言歎不足之餘旨也

春秋左傳鄭人畏其又遷也承或以承爲語佐非也古
字通用蓋承卽懲也懲義雖近于畏然所畏者在後
而所懲者在前故兩言之讀者當以承一字爲句
料理之語見于世說者三韓康伯母聞吳隱之兄弟居
喪孝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王子猷
爲桓溫車騎參軍溫謂子猷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
料理衛展在江州知舊投之都不料理料理者蓋營
護之義猶今俚俗所謂照顧覩當耳石林以爲料理

猶言誰何料多作平音當作平音石林固是其言誰
何則非也誰何乃訶喝禁禦之謂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石林先生引禮
記三年問云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
爲閒察當爲殺字之誤此說非是孟子之意以不能
其大而謹其小謂之不知務非以論隆殺也禮之隆
殺自各有所宜當隆而殺固禮之失當殺而隆又豈
禮之得歟察之爲言正類問無齒決之問不煩更改
本字

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
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
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曆家論節氣有
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旣不知
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左矣沈詩

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遠客思歸之意今以為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之僻耶

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文宗云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以為君臣用心太偏俱為未得乃續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及四方如此則其意足矣一本云一為居氣移苦樂永相忘願言施此心清陰均四方此其所傳視前本劣矣

過庭錄云孟子辨孔子于衛不主癰疽是已而引彌子謂子路曰至有命不知此語亦好事者之為之也孔子不以衛卿之故而主彌子雖三尺童子其猶知之子路乃受其言以告是疑孔子之或從也孰謂子路不知孔子乃如是乎李子曰子路以所聞告孔子直以其言告之耳非以有疑而卜其從與否也今夫人

因其所遇以彼言而語此者多矣其間亦自有以上之亦自有以直之豈必其皆有以上之歟過矣此論置之可也

天城田氏室呂病寒日昔率取十數石以燔之迭著懷中少選須亟易不爾即內疔絞不可任平定趙氏室尚病熱日昔取十數石以冰之迭著懷中少選須亟易不爾即內煩愁不可任田氏予姻姬趙氏余往還人之所稟既自千萬所感所變遂至如此醫家者流診候之際一切以同之則中間天闕者曷勝數耶予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座坐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者言之彼其能者則異于是不一舉武六合之外無不至到不一換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之才才也者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境能到此

語則其爲才也陋矣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箜篌則云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惟其不經此境能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爲子美長吉所以爲長吉一坐爲之嘿然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以三十升布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按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升三十計爲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爲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之時其冕務爲純質儉約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尚純儉故違古而從眾也孔氏以純爲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莊子養生篇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母爲善以取名母爲惡以取刑近親附之謂

歐公五代史李存孝傳云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事雖可見語殊不甚明蓋存信傳云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歐公因存信傳已用交惡二字故疊用之以爲閒無他事但舉二人則知其爲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爲傳文勢不當如此

李白留別送十六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齊眉必別有所出若用孟光字則全不成語

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鄭曰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疏曰它人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晦庵曰何有于我言何者能有于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晦庵語錄又曰何有于我哉此語難說是聖人

自謙我不曾有此數者南軒曰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于文義爲順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哉疏與述而同更無別說晦庵曰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錄又曰問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哉曰語有兩處此說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話一以爲上事我皆無有一說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于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聞之南軒曰此章觀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于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于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充實則聖矣李子曰于我何有哉一句凡有四說其一鄭說淺陋不足論其二晦

庵云謙而又謙之辭也說似顯而幽且如前三事夫子過謙以爲不敢當已涉迂疏如不爲酒困夫子曷嘗爲酒所困而自謂不敢當乎又于子罕篇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如事公卿勉喪事猶不得卑之如事父與兄庸安得謂之卑乎晦庵自量其說不_弘故于問答之際既謂此語難說又云義皆未得熹今聞之其三語錄最後說云于我何有此說似純而駁所謂于我何有者猶云于我何難耳意者謂不爲酒困等皆所當行之事吾行所當行之事則于我又何有哉此似有理然施之于子罕篇意或可通施之于默而識之則理又相違矣其四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似是非據呂氏意當謂孔子謂我祇此是耳南軒既從呂說于述而篇略爲解釋復于子罕篇深致其意晦庵語錄所舉第二說卽呂說

也晦庵舉之而不與之者亦以與已頗異故也以予
觀之呂說雖云近理其實不能盡理朱先生謂此爲
過謙之辭詳呂意亦以此爲謙辭過爲謙退自聖人
之常事但于謙退之中言動各自有主初不敢以一
切論也据此雖主謙辭亦主諸弟子言之蓋謂有人
能爲此等數事足矣在我更復何求猶俚語曰恁麼
儘得我更要甚夫聖人之道如登天然于此數者之
外大有可爲之事而孔子謂如此足矣者疾時人于
數者皆不能以行之也

氓之蚩蚩毛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此殊害義且此篇序
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
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攷其詩則氓之蚩蚩抱布貿
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及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
罔極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

也又豈有敦厚者哉若曰氓之始來也許爲是敦厚
之貌而實相誑誘意或可通然按字書蚩蟲名亦輕
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
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蚩貌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
道之君有蚩尤者蓋以其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渾
敦窮奇構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爲敦厚則真
臆說耳不足據也

宋明帝好爲慘毒周顒不敢顯諫但誦因緣罪福事亦
爲之小止耶律德光入汴馮道見之且曰天下百姓
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故所賴全活者多破執化
愚有力也如此吾但懼其燎原耳

靜生于動而復歸于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臾之靜耳惟
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
非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義有

某生者宗邱劉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堵者
幾十年主氏翁媪奉事日益勤篤庚子春正月望日
道人來乃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
不得已出少閒急來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
得已畱坐一室既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
久翁倒寢其傍丙夜生遽收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媪
駭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
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鬪聲而尋復無聞噉問翁媪翁
媪莫應踴門入視燈火煌煌生坐兀然而翁媪二屍
狼籍于血中矣鄰者縛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
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媪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
偷將害我主翁我倉卒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來我
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鄰者執
詣有司府掾范貞之始謂曰汝善人盍有害物心恐

鄰者殺是翁媪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
汝生曰我固殺翁媪雖夢中不知所爲尚能記其髣
髴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徒
皆以爲生本非道者與媪前有私冀再通故坐環堵
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遂怨媪殺之而及其翁或
曰先殺翁將逼媪媪不從故又殺之是皆非生之情
也蓋其徒恥其醜聲而故爲是說以誑外人耳此生
雖愚豈有苦心兀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媪耶又豈
有十年之閒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于此時耶
又既殺翁媪時何爲不卽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
縛也又當有司透問之際何爲不妄抵冒而乃斬速
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
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
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常若夢寐乍出蔀屋恍若

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輩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于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世傳筆詩使盡好心無所用只因閑管得人憎又蚤知今日成閒管痛悔當時用好心又自從蒙管束轉覺用心勞此三聯語雖不甚婉格雖不甚高而皆以心對管其意各有所主亦以見風人託物靡不至到公穀謂春秋日之者皆有事竊未敢必春秋雖經其實史耳史固有應日而不得不日者有不應日而自不

須日之者亦有二事而俱在一日者有事大而非日所能攝之者固不可一概論之况年世寢遠簡編蠹壞不無脫逸重複又安可盡以日與不日執爲春秋大旨乎

聃字韻注他酣切耳漫無輪又老氏名也耽字韻注丁含切耳垂也又好也樂也今畫塑家作老子像輒長其耳或以過項或以被肩甚則至有爲數尺而以兩手承之者是則不得號爲老聃當以號爲老耽也然古今傳聞並作聃而無爲耽者獨畫塑家爲之長其耳垂至以兩手承之蓋世俗無知喜爲怪誕以老子上聖當有此奇表云爾按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則此說又異矣古人以謚易名取其平生所謂善惡以爲目必不取其相表妍媸短長也今老子謚之爲聃不知諡法果主何義豈非諡法不專

於善惡而又兼以狀貌目之耶史載老子名耳韻注
老子名聃吾意老子或名耳或名聃而聃之名行於
世當時史書所錄不見聃名惟見耳名故馬遷定名
爲耳而以行於世者爲之諡也

王羲之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聞無涯觀
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賴須參差
適我無非親陶淵明雜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
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趣欲辯已忘
言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云何處聞秋聲脩脩
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眾妙浩然
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
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洒世道
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柳子厚晨詣超師

院讀禪經云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
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
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
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予謂四詩同
一機杼所謂機杼者非文章之機直天機耳
千令升晉武革命論云內禪體文德外禪順大名內禪
一出於心外禪勢不得已云耳而謝惠連以無兵戈
有翦伐當之義雖相近亦自不必兵戎翦伐論也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二先生解養音去聲誤也上言無野人莫
養君子養固去聲此言同養公田公田何待野人供
養乎止合作上聲讀之養則種蒔也今人謂治田爲
養種未聞有供養云者
後漢杜林傳論曰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人杜林行義烈

士假其命易曰天之所助者順有不誤矣順字當作信此非_田誤後人傳寫者之誤

詞人多用劃字杜甫詩久居夔府將適江陵云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荆南述懷云得喪初雖失榮枯劃易乖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後赤壁賦劃然長嘯草木振動劃之一字蓋出于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丁解牛者_{嗚呼}然騫_{丈許}然奏刀騞_呼然騞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辨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辨等則貴乎易別漢賈徽字元伯而其子達字景伯晉王羲之生五之父子之嚴而如其子瀆則亦偏乎兄弟矣近世縉紳之家多用一單一複使昭穆互見雖年世寢遠不相糅雜法似拘而意則通事似疏而理則

密誠為得也或者有以名繼姓若管鮑牛叶馬希驥殷獻臣之類如倡優家兒此殊為可鄙也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於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心身從異輕重之辭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鄭說恐非不足止是無厭謂人欲無厭譬之大水奔放衝激必有以障之此坊記所由作也

蘇子瞻紀遊五百言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蜀人趙次公字彥林注云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_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廣韻音鹿朗而茫字則上聲之莽去聲之滂皆不收不知先生用之所出以俟博聞

按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莽蒼並側聲前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亦何足致疑

古今曆法所以參差不齊且不能以行遠者無他蓋由布算之時不論分秒之多寡悉剪棄之定位之時不察入宮之淺深遽強命之積微成著所以寢久而寢舛耳前軌既差後車復繼而曾不知悟也乃更過求小巧以取捷七政何由而齊乎

前漢董仲舒傳制曰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廊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案後漢百官志武帝選六廊良家子爲羽林郎掌宿衛侍從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文穎以巖廊爲殿下小屋必牽於此殿陛巖室而爲之說也因殿陛巖下作室自是武帝時事堯

舜豈復有此且殿下小屋可與於巖穎說誠誤至於晉灼謂爲巖峻之廊亦未爲得也堯舜時茅茨不翦土階三尺亦豈有所謂巖廊者哉然師古以晉說爲是者特以其隨文解說爲堯舜之時世質民淳雖三尺之階已得謂之高明故云巖廊也

東坡詩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蓋出於阮嗣宗詠懷云蓋與燕雀羣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莊子至樂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謂條達而福持福當作幅木之有條其氣足以達之布帛有幅在人足以持之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十

共七千五百三十字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十一

晉書王沈有四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九卷其一亦自有傳見文苑其一為劉聰中常侍奢僭貪殘賊害良善與靳準同用事其一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孫秀有三其一權弟匡之孫而歸命侯皓之從弟也為吳夏口督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秀驚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時泰始六年也其一見潘岳傳初為琅邪小史趙王倫輔政時為中書令倫敗被誅其一伏波將軍孫秀以周處將死勸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劉楨有三其一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楨非方伯才而司徒導不從後為郭默所殺其一曜之子南陽王也侵石生次于雍為石勒將

石季龍擊斬之其一輿之子爲劉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王鑒有三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四十一卷以文章著稱其一爲劉聰尚書令其一爲苻堅將救袁瑾于壽春者張茂有三其一涼州牧張軌之子而寔之弟也其一載之丁潭傳中字偉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茂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後爲吳興內史沈充反與三子並遇害其一見石季龍傳季龍殺其太子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季龍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張華有二其一自有傳

見列傳第六卷其一見慕容德傳旣據滑臺置百官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趙思召慕容鍾來迎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陛下若蹈匹婦之仁舍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又慕容超時姚興拘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羣臣計議張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徐邈有二其一與宣帝同時其一見于簡文宣鄭太后傳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韓壽有二其一賈充壻其一爲慕容廆別駕王渾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爲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卽戎之父也李陽有二其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歲嘗與爭麻池迭相毆擊者其一爲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王衍患妻郭剛復貪戾不能禁因謂之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少損衍傳又謂

陽爲鄉人或當爲琅邪臨沂人其後溫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者卽此李陽也 胡威有二其一見良吏傳字伯武壽春人武帝時爲徐州刺史其一義熙二年秦王興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畱尚鎮姑臧 孫登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于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又嘗往宜陽山不知所終其一見孫楚傳楚之曾孫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書郎早終解系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卷字少連濟南著人與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歷豫雍二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趙王倫討叛羌與佞人孫秀爭軍事倫秀譖之系坐免官及張裴之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皆害之倫所謂我于水

中見懈且惡之者其一見陶璜傳璜爲吳將破晉九真太守董元于交阯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 王興有二其一趙王倫欲篡位諸王公卿士咸勸進左衛王興入殿警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及三王舉義河北軍悉敗興乃收倫而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孫秀等後與東萊王粲謀殺齊王固伏法死其一成都王穎與張方伐京都時常山人王興合眾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又被執其黨與斬興降 劉毅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五卷其一亦自有傳見列傳第五十五卷 王愷有二其一見外戚傳恂之弟也卽與石崇競侈靡者其一見簡文七子會稽王道子傳時有人爲雲中詩以

指斥朝廷曰王愷守常國寶馳競又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者卽坦之子也王濬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在王鑒傳堂邑人鑒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王脩有三其一濛之子也字敬仁明秀有美稱善隸書年十二作賢全論爲琅邪王文學卒其一見石勒傳劉曜斬石勒使王脩又劉裕克長安殺姚泓子義真守長安使王脩王鎮惡沈田子輔之而還王祥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卷其一與郭磨叛呂光者石苞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三卷其一季龍子劉裕有二其一元海之子也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改年河瑞封裕爲齊王及爲顧託之計以爲大司徒後爲呼延攸所殺其一討桓玄者王瑜

有二其一爲李勢中書監其一含之子也盧志有二其一欽之從孫見欽傳其一爲劉聰弟又太師爲聰所誅劉宣有二其一元海從祖也元海卽王位皆宣之謀其一青州刺史曹疑執建威劉宣而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見劉聰傳劉弘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六卷爲鎮南將軍其一京兆人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于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見張寔傳王衍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三卷其一石鑒時爲侍中冉閔僭位後誅之王敦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十八卷其一見李特傳特攻成都趙廞死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等七千餘人入蜀周撫有二其一訪之子破范賁斬蕭敬文者其一爲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

石勒詔劉遐蔡豹徐龕共討撫太元二年破斬于寒山符^①宥二其一堅之子其一桓^②將王皮有二其一劉聰時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其一秦丞相王猛之子張平有二其一流民在譙為隲主祖逃誘其部將使殺之其一苻堅所破者文鴛有二其一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欽叛敗同奔吳事在景帝末年其一姓段者鮮卑人匹磾之弟也永嘉四年石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鮮卑人文鴛帥騎救之勒退又^③帝時救邵續于厭次擄勒三千餘家其後又嘗與匹磾攻敗勒于襄國及匹磾殺劉琨夷晉兩怨叛遂帥其徒依邵續續既為石季龍所得匹磾等嬰城拒寇戰守疲苦不能自立匹磾及鴛等悉見獲至襄國匹磾被害文鴛遇鳩而死事詳見段匹磾傳張駿有二其一涼州牧張駿即軌之孫而寔之子也

其一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者為江州刺史桓冲討斬之事在哀帝興^④元年王遐有二其一在外戚傳即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其一睢陵公祥之曾孫始平太守肇之孫永世侯俊之子也仕至鬱林太守高柔有二其一宣帝將誅曹爽假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其一見王浚傳浚將僭號司馬掾高柔與劉搏切諫浚怒誅之王濟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段勤有二其一鮮卑人勤初附于慕容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垂討勤于繹幕及慕容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其一常山樹根下得珪璧慕容儁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俱見儁傳郭敬有二其一見石勒傳鄔人資給勒

者其一見符健傳永和十年桓溫率眾四萬趨長安遣別將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王述有二其一湛之孫承之子而坦之父也其一簡順皇后父遐之從子郭文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其一見呂光傳王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光王澄有二其一字道深辨慧有才藻歷位清顯卽京陵公渾之子而驃騎濟之弟也其一字平子卽平北將軍乂之子而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爲荆州刺史族弟敦爲青州以備三窟余讀史次錄其閒不無謬誤尚冀博雅君子見其遺佚者補之外錯者改之重複者削之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趙臺卿以爲帶近于心意謂道不離心心不離道云耳然而道之在人心也使孟氏而雖不言其誰不知此乎禮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孟子雖獨舉不下帶而亦互明之蓋謂于其上下兩閒瞥而見之道已有所在矣此與孔子之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文則異而意則同彼所謂目擊者不待言語而得之者也此所謂不下帶者不待上下視而得之者也

褚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王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齊高帝旣受禪于宋淵儉以佐命功進爵增戶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詳點大意遑卹國家當作遑卹婦家然後上下意完直云國家不惟意斷語亦太露必後人傳寫之誤宋武大明六年策秀才于中堂揭州秀才顏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王弼旣注易又作略例上下二篇唐四門博士邢璣爲

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按禮記內則云十
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云成
童十五以上又云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又
後漢楊震傳鶴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鱣音善然
則璫自謂年十五始入學也

魯直喜見八叔父詩云稍詢耆舊閒大半歸山邱小兒
攜婦子襁褓皆裹頭東坡詩有云當時襁褓皆七尺
而我安得畱康強蘇黃所狀皆一類而黃不若蘇之
簡而詣理也

俗語作不露樸此出馬援傳曰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
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
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
田牧况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不示
人以樸謂不令他人見其短長也况此語謂援齒雖

少而才器遠大不能窺其際今雖不好學而欲就田
牧然將來或不可測以故從所請

孟子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釋文行如字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則音下孟反二字旨意果同音否論語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先王之遺文能行已上諸事卽在身之
行也治以爲論孟此三字皆當從下孟反

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用
也書中庸字皆爲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則常自違
之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爲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
色竭食籍白爲協若作樂字則是取下客喜而笑洗
盞更酌爲協不特文勢萎蕪而又段絡叢雜東坡大

筆必不應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
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閒至
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爲樂哉素
問云精食氣形食味啟⑤子爲之說曰氣化則精生
味和則形長又云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啟⑥子爲之
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
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

後漢光武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
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
異焉南頓君名欽雖見于光武紀而此論初無有也
此論方敘南頓君事而據以稱欽則欽謂誰乎止云
君異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雜記或問楊子雲欲爲賦何如子雲曰讀
賦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多也果擇
其古今健筆可以爲法則者得百能熟誦之足矣故
今之學者每相與語曰賦百詩千若謂讀賦千首乃
能爲之則學者當云賦千詩萬文章雖難事那有此
理

歐陽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嘗書以教之曰藏精于晦
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
則不竭善應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則得之易
也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蘇子瞻知定州朝辭上書曰
古之聖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
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欲有爲也惟憂太蚤
不患稍遲近世趙禮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湧雲樓記
全用歐蘇語意曰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昭曠
則悔吝不生淵靜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突
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

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為達也歟趙禮部語雖出于歐蘇然歐蘇大旨一本于易易之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元稹苦樂相倚曲前云漢皇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喻旁人緝綴疵瑕遣纒說後云白首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閒燈光那得天明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為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令為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恨人詩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雖借班姬以命意褒貶初不主姬然謂姬曾排擯無恨人則誣亦甚矣按漢書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于上上嘗游後

庭欲與婕妤同輦婕妤力辭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又嘗進待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又趙飛燕姊姊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于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咒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黜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婦人中為人如婕妤者古今罕儔曷嘗有排擯之事哉文人貪為誇辭執此忘彼救一失一若是者不可勝數學者固不可不知也

退之詩和盧雲夫云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慷慨王昌齡詩秋山寄陳讜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時

慨慷慨口蓋切慷音康二字見文宣云中矯厲而慨

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乎人心獨無忮乎比

固親比之比化謂親其死者釋為及亦通謂比

荀子正論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又非十二子

云飭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喬宇鬼瑣使天下混

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喬與譎同

宇大也放蕩恢大也鬼謂狂險之行也瑣謂姦細之

行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

猶山之高不平也周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

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誇言傀行自謹于飢寒命之

曰狂僻之民鬼當為傀義同五每反彼反李子曰

鬼固為高不平然以鬼醜瑣言之乃細碎之義故謂

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鬼正當同猥讀之按

韻鬼五罪反猥烏賄反其在十賄中同也古人用字

寬雖它韻猶得叶況一韻乎且朱象非有過高之行

不當以險為譏謂猥瑣蓋得其實猥瑣者鄙猥瑣屑

云耳故至今謂人蹇淺卑汗而不能自立者皆謂之

猥瑣楊倞又引周禮傀字說之贅矣又一說鬼太高

瑣太卑義亦通然非朱象所得言

溫公詩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飄然一烘塵山川宛如舊

多少未來人舊傳云多少未歸人然公又有逍遙四

章其三云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

物互爭新詳後詩意則前詩作未來人為正

漢順帝時梁冀為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君者舟也民

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如規所

言則利害在于羣臣而無繫于其君正當云國者舟

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羣臣其操楫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繫于其君矣不然止當削去羣臣乘舟一句語意自通

筆談云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于乘除惟增乘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予因存中此說乃悟算術無窮存中去今未遠特著此術于筆談中是必前未有以為新奇而纂之耳然今之算家自以此法為九訣而不以為增乘也若增乘者尋常不用惟求如積則用之其法左右上下各宜位以相繼乘耳與九歸絕不相類

孟子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蓋時子因陳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子無以

語之或陳子適不在側既而陳子又以時子之言告孟子也觀其文勢義自可見趙氏謂時子因陳子使告孟子其意固順但其文謂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則是自告之也非使告之也若使陳子告之當云時子因陳子使以告孟子今直云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其為先已自告無可疑者

又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趙說謂自不隱其賢意旨頗乖祇是不蔽賢才耳惟于其進也能不蔽賢故于其退也能不怨不憫

又兄戴蓋祿萬鍾戴蓋祇是乘軒

史記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邵曰眩相詐惑從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張平子西京賦云奇幻儵忽易覓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此正指眩人之屬列子稱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亦此類

李長吉歌詩編金銅僊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五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按通鑑云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鍾簏橐駝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畱于灞城二說年載不同者青龍止有四年無五年其五年即景初元年也長吉言五年當是据未改元時言之長吉又云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此未必實設其事實亦無它利害祇為異事耳通鑑不取良為得體

蜀志劉焉傳評曰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相者事本傳及全書俱不載而遂以引論似疏

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云筆力跌宕于風煙無人之境

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又其他詩多喜用跌宕二字此出于蜀志簡雍傳云雍優游風儀性簡傲

跌宕風儀疑作風議

檀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云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石林先生疑此事云墓之崇纔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如是之簡也既崩而不得修將遂仍之可乎又謂葬不旋踵而崩崩又不得修其何能久而識之乎石林之疑誠有由來然其墓新封遇甚雨而崩初亦不足訝也本不足訝而孔子為之流涕者其意必以為葬貴堅固窆窀甫畢而有所摧剝中必戚焉故不得不為之泣也且弟子所謂崩者夫豈謂陷壞而無餘哉但舉其土封少

摧落耳孔子所謂古不脩墓者夫豈謂墓壞而不許重脩哉但謂窳窳之事欲其安穩一定母或苟簡而使至於重修耳後人因其弟子有墓崩之語便以爲防墓隳壞而無餘因孔子繼有古不修墓之語便以爲古者墓壞則不得重修也誠使防墓大崩崩而不許再修則是孔子非孝子而古人教人之忘其親也無乃悖理甚歟庾蔚之又以爲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孔穎達雖破蔚之終執舊聞皆昧夫雨甚土落之義而強爲辭也余悉不取

史記太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以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其有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云治謂史筆不當如此政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詣理可以爲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

經之亞也煩猥則不足以傳久且事之有可簡者猶須簡之況言乎其有文賦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功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疏過秦論之文雖多亦不可以不盡錄也

莊子曰道術之爲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道術云者謂眾人之所由也故從所由言之則道卽術術卽道也若從大小言之則道固不得以爲術術固不得以爲道也趙岐序孟子云治儒術之道似不成語

莊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私或思字誤少思寡欲固老子語然私之一字亦不爲無理

馬季長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季長謂龍吟水中

不見羌人羌人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聲而文選音注大與此別不見之見音胡練反張銑注云龍吟水中不見其身李善注云已謂龍也皆謂龍在水中不顯現其身實違馬旨

離為火為日為電自是文明之象皇極經世不取附著之說當矣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文彩著見之意王以附著為主蓋古說

東坡云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以四萬斤閒楚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為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其復歸山澤也耶李子曰人雖號為大聰明者亦必有所蔽夫金古多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眾東坡乃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此亦與顧愷之謂妙畫通靈何以異

武珪燕北雜記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正灸破便出軍不破即不出李子曰灸琵琶骨不獨契丹凡蠻貊皆為之番禹記載嶺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牛卜鼠米卜箸卜篋卜乃知四夷尚鬼遇物皆得以為卜也今北方灸琵琶骨者與珪記特異所灸之法蓋有可入不可入者疾病飲食一動一止悉有條理珪則專謂灸破便出軍不破即不出蓋當時所見適然自以為說耳

萬曆庚子春三月之吉
武林書室蔣德盛梓行

敬齋先生古今註逸文之十二

共八千二百三十字

敬齋先生古今註逸文一

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為與人同而

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於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
屋甚渠庭甚除拱兩手而閒居何樂如之顧無所事於閒乃伐屋而澗之犁庭而茨之相相焉徹筋骨而砥手足我既無廬人且無以途是人也果何為者也詩皇皇者華云每懷靡及每懷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為雖懷中和猶自以為無所及鄭以為每

閒而齧屋茨庭者乎鄭雖引春秋外傳以爲說吾以爲外傳亦各自爲說耳

古者登車有和鑿之音謂馬動則鑿鳴車動則和應也鑿或作鸞其義皆同鸞以其有聲鑿以金爲之也杜預左傳注云鸞在鑿和在衡而毛氏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鑿曰鸞軾乃車內所憑之物和在於軾車動未必能鳴衡軻之閒與馬相比動則有聲此當以杜說爲正

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社注鋌急走貌孔疏云鋌文連走故爲疾走貌治曰鋌之爲文安得爲疾走之貌乎孔說以連文言之曲矣鋌挺古字通用挺勁健也勁捷卽疾走之貌昧爽丕顯後世猶怠解者以爲昧且未明之時已大明其德此說恐非蓋古先明主憂勞政治當其味爽之

時曰茲已大明矣祖宗勤勞如此而子孫猶復怠惰今說乃云未明之時能大明其德豈大明其德又有

時乎

卷一
五段

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盡天地之精微竭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復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至也孔孟之言詳矣內則言事親則歷數醴酒醴棗栗飴蜜薑萱粉榆兔蕘滫髓脂膏之屬及夫羹齊醬醢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膽桃攢祖之名麋菹豕軒辟雞宛脾之別其事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費辭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采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尚適合曲禮王制擅釀竹帛以射時取資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或以加假聲得相借或以五十作卒皆無然之說也大抵論語所載則是未繫易時語而司馬遷所記則作十翼時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強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紛紛也二說雖不同然而謙抑之詞則一焉耳夫聖人生知復有大過耶復有不至於彬彬者耶若有是言者所以爲學者法也張籍書與韓退之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之說不若著書退之答曰化當時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而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不能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退之於二家攘斥之切曾不肯以斲舍而願待五

六十然後爲之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萬物皆備於我則安知萬物之中不有至惡者存乎動心忍性則焉知一性之內不有不善者存乎此與性善之說殆若胡越焉者何也蓋謂萬物皆有效善之質一心獨爲持性之主云耳不深探孟子之旨而徒爲性善之說是誤父之而不知其氏者雖終身學而吾以爲未嘗學也左右二字從上聲則爲兩實從去聲則爲從己此甚易辨者也今人皆混而爲一不惟不辨其聲音之當否至於禮數儀制亦復倒錯而世俗悠悠皆不恤也爲禮之家欲以左爲上則左之欲以右爲上則右之原其所以然亦從來遠矣

一飛冲天志在冲天鸞鳳冲霄冲霄之舉冲本蟲音古

今人悉用爲充音二字古必通用不然則前人既誤

後人不加省察狃而承之耳

卷二
五段

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日天豕一日封豕主

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

老子傳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

謂逐隊而趨若蓬顆然隨風積聚而東西也一日累

平聲讀謂累累然累累亦積累之意說者或以爲戴

笠而行亦何紕繆之甚
廉頗三遺矢或謂所挾之箭三度遺之或謂矢陳也欲

有所陳三度遺忘或謂矢卽矢溺之矢一飯之中凡

三遺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污穢狼藉三說皆謬廉

頗智將非鬪將時方閒處兼同使者餐飯不應三遺

箭也皋陶矢厥謀矢雖訓陳要之史筆貴於辭達三

遺陳已不成語況以矢轉訓陳乎惟矢溺之說爲最

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飯畢三次登溷

耳誣其老而氣弱臟腑虛滑云

父命子亦得謂公晁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誼譁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

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

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

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錯時爲御史大夫三公官

也錯父謂錯爲公豈以子貴而呼之歟抑公亦而汝

之類也

漢元字前書一見後書三見前書則平帝元始五年詔

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

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後書則安帝時耿种闔氏貴

盛翟酺上疏曰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

有等比又桓帝時郭泰常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常勸其仕又靈帝時竇武白太后欲悉誅宦官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元始也漢元以來謂漢始得天下以至於今也其後書三見略皆一時語其前書所見則予竊有少疑焉高祖卽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今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一何如是之多耶豈天家子孫有異於凡人歟不然何爲六七世之閒而生息之夥至十有餘萬也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閒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漢書刑法志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臙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臙骨也鑽音子端反

予謂鑽鑿二物皆施之於臙也韋以鑿爲黥刑誤矣黥復何事於鑿又顏讀鑽爲平聲亦誤志所陳刀鋸鑽鑿等莫非指器物而言鑽作平聲讀則非器也乃用器耳鑽去聲讀之爲是

溝洫志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上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負薪填之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撻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撻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撻音其偃反志又云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其末曰隤林竹兮撻石蓄宣防塞兮萬福來師古曰隤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撻也石蓄者謂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蓄亦雷音側其反義與插同又史記河渠書云

顏林竹兮榘石蓄如淳曰河決榘不能禁故言蓄韋昭曰榘柱也木立死曰蓄治曰榘誠如如淳之注如復云有石以石爲之謂以石爲榘也榘字前漢作捷史記作捷古字通用無所不可然作捷者爲優按韻書捷闕鍵同音乃關閉之義今填塞河決以竹爲榘正與此意相應故韋昭以榘爲柱也蓄有三說師古以爲蓄韋昭以爲木立死如淳雖無說而謂河決榘不能禁故言蓄是作災字讀也如說亦長顏韋俱短歌所謂林竹者卽上竹榘也所謂隕者卽竹榘爲水所推倒竹榘既倒而石榘亦被災也來字又與災字協此說爲長顏意以隕爲翦伐得此竹以爲榘且甬石焉此意雖通而榘石甬之辭旣不可得而通兼蓄字實不訓甬韋意亦以爲伐竹作榘榘閒著石如立樞然來字音离樞字亦得爲協此義雖通而石字

則贅矣故予以爲二說俱短

司馬長卿揚子雲皆蜀人能文而吃玉壘銅梁之氣於茲二人獨厚之以游夏之才而又吝於宰我子貢之舌何歟美之所鍾吝於其際雖聖智無得而兼之卿雲而有予賜之辨則造物必不復予之以言卜之學矣曰吾爲游夏乎吾爲予賜乎曰其亦游夏而已矣晉世太叔以辨洽稱擊仲以辭翰聞每至公坐叔談仲不能對退著文難叔復不能答相與紛然然叔也無可紀而仲也多所錄於是仲爲勝由叔仲論之卿雲之啞啞雖無取於一時而黼黻河漢固無廢於千萬祀之文章也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京房爲魏郡太守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今

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充國房皆有自詭語自詭妄意也蓋謙辭

漢延熹三年所立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又云莊王欲加封其子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溼境垠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嗣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棧太守案即歲二人增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放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廩乏愛育黎烝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顯忠表

仁感想孫君乃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又云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如碑所言則是孫叔敖生於期思而其子孫居於固始也按後漢郡國志期思固始皆屬汝南郡志又曰期思有蔣鄉故蔣國又云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邱注引史記曰楚莊王以封孫叔敖子此自與碑相合然碑中前言即其故祠架廟銘碑後云福祐期思則此當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稱段君以固始令遷某郡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云云語句似不相貫又碑載孫君諱饒按左傳叔敖乃為賈伯贏之子又謂之蔦艾獵而此謂諱饒則必他有所據當埃博雅君子問之

為言不難而文為難為文不難而作史為最難史有體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史

乎史乎而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而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范蔚宗則既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皆得其體要者也雖然吾猶恨其不為儒行一篇以為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書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吾窮居陋處固不在筆削之位而輒為是說冀乎後之人知尊其為儒之身有愈於知尊其為儒之書耳非故為夸也

卷三十

魏杜恕為散騎黃門侍郎在朝八年出為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為河中太守又傳嘏為黃門侍郎何晏等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又王基為安豐太守以疾徵還起家為河

南尹起家者蓋在家中奉復而起為此職也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為但觀其所不為足矣魏高貴鄉公欲去司馬昭夜召王沈王業王經出懷中黃素詔以示之戒嚴俟旦沈業馳告於昭昭召賈充等為之備遂弒高貴鄉公夫晉魏之賊也凡為晉之忠臣者皆魏之賊也當髦之圖昭之際使沈業如經之不言則髦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祚必不傾司馬氏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於呼吸而沈業二鼠子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者真二國之賊也沈業以泄謀為姦賊則王經之不洩信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經而殺之則是賊殺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於賊則死於王事者也於斯時也魏之國如綴旒魏之主如委裘誠不暇於甄錄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筆者可不特為一傳

以勸後世之人乎或謂經之行蹟不多見自不足以立傳曰君子之爲己爲人爲天下必待世閒之可稱美者載諸一身而無子遺然後爲得哉雖聖人亦不能爾而謂君子者能之耶觀專車之骨則防風氏之長爲可知魏史不爲經傳過矣雖然魏史不傳王經晉史爲傳沈等而千載而下終不能廢經之美而沈等之臭惡借東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郤正釋譏云九方考精於至貴注引淮南子云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臣有所與其儻繹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凡注解文字其所援據有重複者止當引用前人而其在後者略之可也其或前後差池有須訂正則自不害兩舉而互明之他無所發而併引之已屬允長苟復舍先傳而取後聞乃所謂不知其本者也九方相馬事具

列子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但列子作九方皋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釋郤文專據淮南子而不識列子非也

孫權傳黃龍元年注權告天文末云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卽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爾汝后帝殆失文字之體豈吳無一人耶其後與漢爲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胙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此雖泛及山川終是先言上帝蓋與前告文同出一手云或曰書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篚厥_之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上併陳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後併舉惟爾有神則雖天亦得以爾之子何獨病于吳之文耶曰武成與此

物類古今通文一
不同武成在前併數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
動乃復言惟爾有神則有神者正謂山川之屬不謂
天也書又云無作神羞若以此神爲天天固不得以
言羞況武成一篇先儒咸謂本經脫誤文無次第又
豈可全以爲據乎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勤于長進篤于物類凡在
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
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
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二傳中皆用庶幾字庶幾者
所謂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晉天文志荊州占載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曰長庚如
一匹帛著天見則兵起詩大東云東有啟明西有長
庚毛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
長庚庚續也毛不謂長庚爲妖星然則長庚自有二

星也但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譽光耀
似彗其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然妖星如火而
下大上銳者甚多今而格澤似之古今史書中所載
星變爲凶災者莫過于彗今而含譽似之諸若此類
其果爲瑞耶其果爲妖耶

晉惠帝時劉頌上疏云法欲必奉故令 者守文理有
窮塞故令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使人主權斷又熊
遠上疏于瑯琊王睿曰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
傳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
子所宜專用也二子之言相合爲人臣者不可不知
故表而出之

晉書索綝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尹桓等數千人家
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
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應劭風俗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本紀絕不同據劭之言知霸陵所謂薄葬者乃特比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劭說爲得其實

高洋時能委任楊愔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主既昏矣政安得而清乎吾但聞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未聞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也此乃當時史官曲筆巧譽柄臣後人信以爲然耳明主正當於此時察之北齊高緯時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去所通鑑注云槊長矛也治曰槊雖得

爲長矛然言之齊事則非此蓋棊槊之槊長行局所用之馬也長行局卽今之雙陸

李白子伯禽爲嘉興徐浦鹽官慢侮廟神以死伯禽之狂悖有以哉白自一生蹇傲視禮法如木索任放浪爲特達然氣豪才壯有所爲而然則尚可言也彼伯禽者何爲者也狃習所見強吾之所無而亦爲是幾何其不自絕于天耶吾謂慢神而得死非神殛之其所以取之者蓋已久矣夫爲人之子也得爲白也後則人之大幸也不肖之子反以得大不幸悲夫

通鑑魏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爲章句以至于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衛顛

于是奏請置律博士從之此云蕭何定律爲九篇而前漢刑法志則云蕭何摭摭秦法作律九章按高祖紀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說者謂一條爲一章今何作律九章亦當爲九條而已一則以爲九篇一則以爲九章則其數相懸遠矣豈當時所作律九章與所定法經九篇各自爲書耶決不得以一章爲一篇也郡守官府亦得稱朝劉寵爲會稽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以送寵曰未嘗識郡朝岑暉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袁善糾違肅清朝府夫朝者天子諸侯王之所居也而郡守亦得以稱之者一郡之守一郡之君主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凡臣屬者謂守寺爲朝無嫌也蓋古者不獨於府寺爲朝雖私家亦得言之鄭伯有嗜酒爲寤室而夜飲擊

敬齋先生古今註逸文二

三緘其口謂緘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懈入足而二螯天下人無不識者而荀卿子謂懈六跪而二螯楊倞云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爲別跪螯懈首上如鉞者許慎說文亦云懈六足而二螯荀卿趙人仕齊三爲祭酒後適楚爲蘭陵令趙齊皆有懈而楚又懈之鄉也荀子大儒而謂懈六跪何耶許叔重嘗撰五經異義當時號爲博物而亦以懈爲六足者非不識懈蓋循荀子之說而忘其所以爲誤耳懈之爲物至賤而甚廣者也荀說之誤至損入足而六之乃知移符坊州索杜若者未足多誚也王符潛夫論曰小兒多病傷于飽又曰哺乳多則生癩

病良以小兒氣血未完其大腸如蔥其小腸如筋食
飲稍過度易致病癖也然符之此言但知節食耳不
知衣食之豐亦受病之源也俗諺有之小兒欲得安
無過飢與寒飢寒之者非故以瘠而損之所以樽節
之而已亦非謂飢之寒之可保其無疾也但樽節之
則疾必差少也是故富家兒多病貧家兒多安豈富
家之養不及于貧素者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
一醫師謂貧兒誤得安樂法誠良言也貧兒誤安則
是富兒誤求病也慈幼者不知此言乎曲禮曰童
子不衣裘裳鄭云裘太溫消陰氣使不堪苦衣不裘
裳且便易內則曰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
計衣不帛襦袴鄭云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溫傷陰氣
謂十歲則已踰于髻鬣矣謂童子則已望于成人矣
猶不敢以成人之體畜之者凡以爲安樂法也必待

二十而後聽與長者均焉慎之至也故內則云二十
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孔穎達云二十成人血氣
強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
此魏明帝屢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時常恐
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
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于甚厚則必
咸保金玉之性而比壽于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
之嚴獻替之際猶且以此爲深慮則夫有子者徒知
養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真愛子而賊之者也
聖人之心如日賢人之心如燭又其次煨燼中微明耳
日中照天下片雲翳之曖然以昏椽燭煌煌盲風滅
之離婁無所睹焉爲日而曖然以昏爲燭而無所睹
其日與燭之罪歟有物以賊之雖有六龍之駕十圍
之炬顧不如煨燼中之微明也蘊微明于煨燼之

中似有而若無也似無而若有也是固無所取者有能推而廣之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亙天此莊生所謂滑疑之曜聖人之所圖者也聖人則知所以圖之眾人則惟有任之而已任之之久必將以堅白之味終吾如微明焉何哉

大抵人不能常動亦不能常靜常動則膠于陽而有以失于陰常靜則膠于陰而有以失于陽陰陽偏勝則傷之者至矣流俗蚩蚩乃欲制動以求靜靜者未至而動者先與吾敵則其病又豈止于偏勝也耶吾將見百骸之不理四體之不舉也吾能持一靜于萬動之中寓萬動于一靜之中是終日動而未嘗動終日靜而未嘗靜也而又何病焉司馬子微有言曰束心太急令人發狂東坡題靜勝軒亦云鳥囚不忘飛馬繫不忘馳靜若不自勝不如聽所之皆所以斥偏勝

之患也然束心太急則所謂握苗者也聽其所之則所謂不耘苗者也若夫交相爲養則所謂與時偕行者矣至其終日動靜而未嘗動靜則又非時之所能圖也其乾道變化者乎其鼓之舞之以盡神乎

讓幾于僞而非僞也然亦有僞爲者王安石辭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而司馬溫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貴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僞也而非歟後之君子當必有辨之者

天下之病莫病于似然而實不然然則天下之病不病不仁病在于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義病在于似夫義者之害吾義不仁不義人得而矻之似仁似義者既自不受和扁之矻而和扁之精亦未以易窺見置矻之處

健羨健忘健倒健者敏速絕甚之謂莊生之屏健羨則

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羨非必為惡凡有所甚欲皆謂之健羨也

商鞅為秦築冀闕宮庭于咸陽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同室內息謂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無所務者有刑其所務者則必兵農二者而已近觀商子之書則又得其詳焉商子賞刑篇曰聖人為教也一賞一刑一教一教者雖曰聖智巧佞厚樸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父子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戰而已矣故壯者務戰老弱務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然則商鞅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畢足然後及于農也

西清詩話辨瘞鶴銘華陽真逸撰為陶隱居無疑而以為歐陽公謂為顧況道號及蘇子美謂為右軍書皆

非子美論其書為右軍筆恐自出一時所見歐陽公博古謂華陽真逸顧況道號語必不妄古人名稱同者甚多豈陶顧二公偶同此號耶

予家舊蓄米帖四十有五裝為大看策其中一幅載荀簡法甚妙大概每一簡用筍葉兩片雜膠縹髹漆等黏連其背復用漆押其邊又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單芾字者有曰辛卯者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別之

日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瞽而慧論人間事極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有靈識略依在古皆習為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不屑

爲伶倫者可官給確磴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輩以
口古爲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李覃懷人
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溼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
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數目多時覺足
心熱卽將腳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
得終不若自擦爲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
晚年步履輕便僕性則嬾每臥時祇令人擦至熟睡
卽止亦覺得力向來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
東倉使足弱不能陞辭樞筦黃繼道教以此法數月
卽能拜跪又見雪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
牀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卽愈偶記憶得因筆于
冊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江南野錄載韓熙載服朮食桃李瀉十數朮人長寸餘
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張君者服朮幾三十年尤

喜食桃李未聞有此異也熙載之敗此自根本不固
耳李後主疑北人往往賜死韓縱酒多蓄婢妾常隨
後房歌伎乞丐此其所以來朮人也多食桃李何損
于朮耶嘉祐本草蒼白二朮不別出但于蒼朮條下
引藥性論云白朮忌桃李雀肉菘菜青魚豈熙載所
服者乃白朮非蒼朮而然歟

黃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廬以自償玉廬一身
也保保養也灌澆灌也言脾胃爲倉廩之宮能保灌
一身使之安樂而還以自償耳自償者謂養身亦所
以自養也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
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爲後宮或
行于茵或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
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

茵亦輦轎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故黃魯直送顧子敦爲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爲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日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稟生勁剛春服楚楚游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南洛陽河東河南河北皆得稱之爲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

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爲三河則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爲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爲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毋乃疏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舉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遷所記韋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者謂伊水洛水并河爲三耳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自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真不著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

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蓄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爲章句細碎耳何勞弦上聲者謂當時弦索偶不具因之以爲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于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可概見矣答龐參軍云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歸去來辭云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使果不求甚解不取弦上之聲則何爲載彈載詠以自娛耶何爲樂以消其憂耶何爲自少學之以至于欣然而忘食耶癡人前不得說夢若俗子輩又烏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李白詩堯祠送別云朝策犁眉騮舉鞭力不堪犁牛駁也騮黃馬黑喙也然則犁眉騮者黃馬黑喙而眉斑駁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真歸廬山詩云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謂其地形疊疊然也

顏真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皋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蓋承班固之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按魯頌闕宮云松栢有芻路寢孔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得以與皋陶爲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又商頌那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吉甫固作頌者若正

考父者但爲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爲頌中所稱之人
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晞者爲晞何事乎此雖
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
正考父所作雄旣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
詩之人也司馬遷揚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
此況後之學者乎

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然卽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自不免
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爲學故著原道等篇
觝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斤幾萬里而不
悔斯亦足以爲大醇矣奈何惡其爲人而日與之親
又作爲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已所以相愛慕
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旣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
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

不羈人送靈師云飲酒盡百錢嘲諧思愈鮮送文暢
云已窮佛根源竊識事輒軌送無本云老嬾無鬪心
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顛苦感領聽穎師
彈琴云嗟予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起坐
在一牀送澄觀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
無別盈上人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
廣宜上人頗見過云久爲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
往來又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顛三書皆情分綢
繆丁監反覆密于弟鬲又其與孟簡書則若與人訟
于有司別自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苟
揚已乎文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
神祠名之闕宮者謂嚴邃之宮也名之清宮者謂清
淨之宮也而亦得以爲明宮韓愈南海神廟碑云明
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亦得以爲壽宮崔融啟

母廟碑云壽宮澹兮不擾蓋明宮則神明之所宅壽宮則死而不忘之義也

柳子厚游朝陽巖詩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又禪室云法池結菁茆團團抱虛白構屋用茆自是常事必言菁茆者當是彼土所出別有名為菁茆者也按尚書禹貢荊州云包匭菁茆孔安國云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疏云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麇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菁也菁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末善也左傳僖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禮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菹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縮酒全用鄭興之說而安國言菁菹亦本周禮也史記齊桓公欲封禪

仲知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⑤又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據前諸說孔安國以菁茅為二物鄭康成以為一物然鄭說菁為菁菁則不說茅說菁茅為一物則不說菁其意亦以菁與菁茅為二物也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豈鄭^⑤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云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麤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關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攷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李子曰盧仝以黔婁對董秦則初不論

功但論其德之何如耳東坡乃謂秦驍勇有戰功無乃失評甚歟忠臣之節度淮西也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于其父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眾心怨怒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之所爲如此歲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川子所以涕泗而訟之天也玉川之詞直而東坡曲之其亦誤矣然則有功如秦者不當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爲當則國家之權也以無德而祿之爲不當則君子不易之論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則非其道也東坡稱忠臣頗知忠義始終有功意以爲大_曆中君父在難不擇日而行爲可尚也此爲可尚獨不念建中之變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輿播越忠臣久懷舛望望風

投泚其所謂知忠義而始終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功而論德德則殘賊矣舍德而議功則叛人矣兩無所取而東坡猶深惜之殆見堞而不見空者也莫細于堞莫大于空見莫細而不見其莫大者有物蔽之而然耳

卷七

司空表聖詩喜用韻字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未能已漫題云率怕人書謹閒宜酒韻高以韻與酒前人不道也又光啟四年春云小欄花韻午晴初撫事寄同游云春添茶韻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宮云風荷似醉和風舞沙鳥無情伴客閑是物此中皆有韻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門隱書曰舟之有佗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不進是不安而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佗於項

項遺仡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其自注云仡五勃反舟動貌按韻書及尙書注釋皆云仡爲壯勇貌仡許乞魚乙二切音訓俱與皮說不同又徧尋字書俱無音五勃反而解爲舟動貌者此必扞字之誤詩云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傳曰扞動也五忽反

韓偓詩安貧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又劉師道詩歎世云野馬飛窗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馬字皆不當按莊子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詩皆以野馬爲遊塵誤矣

羅隱說石孝忠事李愬愬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恭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

重脣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侍郎韓愈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三吏執詣節度使悉以聞天子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伺吏隙舉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怒使送闕下因召見孝忠孝忠頓首曰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與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脣齒愬固無所言矣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非以明愬之功且將爲陛下正賞罰也臣不推碑無以爲吏

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多其意遂赦之因號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今韓段二碑具在其敘李愬入蔡事韓止三十餘字段則近三百言蓋段承憲宗之旨攄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爲鋪張誇詡也然細攷韓筆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略亦不異但文昌所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宋世詩人亦有云千載斷碑人膾炙祇今誰數段文昌則二公文字之優劣不難判也憲宗亦何爲以卒隸之一言遽命剗磨舊作再更新製乎予以退之之平生攷之蓋有由焉李漢序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爲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退之所爲每爲世

所阻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頌洋洋將貽千萬世而無斃事體之重譬之九鼎而先生獨以一手扛之當時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羣囂隊譟踵之以孝忠之舌眾煦所漂泰山一羽其勢無足怪者然則爲憲宗者當如何哉要察所聞之言爲何如耳如其言可諒韓筆不能以盡偏裨士卒之勞自應別錄名氏列之碑陰足矣亦不可以輕信人語劃然而改章也如其事無甚遺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而殺人蔑王法以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勸天下之爲人下者是爲兄尺寸之地而奪乃父乃祖之天也盍磔之獨柳之下與元濟同尸顧義而赦之賞罪人爲烈士又用其騰口之說以輕易星斗之文爲憲宗者不亦惑甚矣乎春秋書齊豹爲盜說者曰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今羅隱次孝忠事惟恐不傳

于後則于春秋之義乖矣

東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損人爲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此說亦未盡得茶性固多損漱茶則牙齒固利脾胃固不傷然不知齒自屬腎茶入齒罅氣味之所蒸全歸腎經脾胃雖不覺而腎則覺之消陽助陰漱啜無異或謂啜之與漱啜之爲力甚多而漱之爲力甚少漱滌之損終輕于啜此亦不然飲啜則氣歸于脾胃而後始傳于餘臟今而漱之則其氣獨歸于腎是其力多少適相等耳若脾胃則漱實勝于啜也

東坡蓄墨墨文有文公檜鼯臘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其所謂予以爲此亦易曉文公檜當是作者之姓名耳鼯臘則所造之歲月鼯鼠也當是歲陽值子臘則十二月也

王詵晉卿建寶繪堂以前後所得法書名畫盡貯其中東坡爲作記云桓靈寶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畱意之禍也東坡又嘗謂其弟子由之達自幼而然每獲書畫漠然不甚經意若坡所論眞所謂寓物而不畱物者也然烏臺詩話所載款狀與晉卿往還者多以書畫爲累是豈眞能忘情者哉世所傳洪覺範鐙蛾詞云也知愛處實難拚覺範特指蟲蟻言耳人之逐欲而喪軀者抑有甚於此此深可以爲士君子之戒也

人情譽之則喜訾之則怒喜不于其譽于其榮也怒不于其訾于其辱也小人則不然反甘心于得惡聲既不以爲辱而更自以爲榮焉夫小人亦人也亦人之心也榮辱與人同之而其美惡之閒盡與人相反者何哉吾之所利者在此焉耳彼世之所謂榮辱者非

吾所恤也唐穆宗時李逢吉之黨潛貶戶部侍郎李
紳為端州司馬逢吉仍率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
中書賀逢吉乃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
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
愕辟易憚之夫眾之所以憚又新者憚其惡聲也又
新之所以獲眾憚者賣其惡聲也吾方賣之惟恐惡
聲之不四馳也利在于辱辱吾榮也又何辱之云乎
人君之所以理世人之所以處世惟榮與辱兩端而
已榮辱兩無所施則賊君戕父無所不至矣人亦安
得而不憚之哉頃有一人焉才而甚稍親要路常
于廣坐颺言曰吾之力薄誠不能與人為福惟是朝
夕議論之間或能與人為禍吁此又學為又新而市
惡聲者也買者必珍其貨而後市小人則惡其聲而
後市一鬪之市厥有如此

人言山谷之于東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詩文字
畫別為一家意若曰我為汝所為要在人後我不為
汝所為則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為論也隘矣凡
人才之所得千萬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恆
也鳥自為短鶴自為長鳥豈為鶴而始短吾足鶴豈
為鳥而始長吾脛也哉近世周戶部題魯直墨蹟云
詩律如提十萬兵東坡直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閒
事猶與先生抵死爭周深于文者此詩亦以世俗之
口量前人之心也閒讀周集因為此說以喻世之不
知山谷者

介甫詠韓退之詩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
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集唐百家
選其自序云廢目力于此良足惜此其為言可以為
達矣求其用心可以為遠矣然撰著字說及三經新

義前人論議皆斥去不用一出新義必使天下學者皆吾之從顧不知自謂費精神費目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觀其得君柄國專以財賦爲己任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黨相煽之禍此豈非言語自爲一人而其事業又自爲一人乎

陳無已詩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餬口兩地爲鄰闕寄聲注云顏魯公帖曰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按左傳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杜預云餬粥也粥乃貧家所食陳詩自謂仕久而貧因用鄭莊公語而顏真卿謂其家幾至餬口則其意與左氏異豈以餬口謂都無所食乎

米元章治第潤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爲世以致字爲學以致

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多以致爲語助似是訓甚李子曰以致爽之致爲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模稜手耳致自爲甚致爽自得以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爲語助則大段乖刺矣

張本孝叔爲孔毅夫雜說序云其言漢景免咎人背明皇親擇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屬宦官至言祥瑞風鑒不可憑議論甚趨其引父命亦得爲勅母亦可稱大人傳或有之不可爲後世法則近贅言焉孝叔謂後二事不可爲後世法非也毅夫錄此者蓋見前史有此語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爲後世法也而孝叔以此爲贅何不量己之贅耶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旣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

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爲佳什非也

古文用韻鄰傍上下凡聲音之近似者俱得相與爲協若東冬江爲協旨有語協歌麻陽庚哥馬屋角之類皆得通用至入聲則有兼用五六韻者蓋古人因事爲文不拘聲病而專以意爲主雖其音韻不諧不恤也後人則專以浮聲切響論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諸樂有拍惟琴無拍祇有節奏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前賢論今琴曲已是鄭衛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甚于鄭衛者矣故琴家謂遲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而能改齋漫錄論胡笳十八拍引謝希逸琴論云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

拍果是希逸語否在琴操其實不當言拍止可言幾奏也今琴譜載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後世琴工相傳云爾

卷八十六段

敬齋先生古今齋逸文卷二

共八千二百四十五字

附錄

內翰李文正公

蘇天爵元名臣事略

公名治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

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

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

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

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為同年友屏山李先

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

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

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規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

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

事跡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於中而肆於外蓋將以斯

文鳴斯道者也世金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卻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爲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頓挫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真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飫深造自得兼眾人之所獨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爲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爲不足嘗曰名爲吾眼中之味蓋先生性喜退密恥於近名所學所行切於爲己而非以爲人也門生集賢焦公撰文集序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武木兒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贍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他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

顏仲德甚可嘉尙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實爲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廷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賢王之所素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於外將見雲集輻湊於朝廷矣又問回鶻之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人貪財

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何如而治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動爲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弘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

警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

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證爲休徵矣

王庭問對

先生平生愛山嗜書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饋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荆棘堙廢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爲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則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齋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敝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勅眞定宣慰司驛騎齋遣先生起就職纔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

王文忠公撰書院記○按公與翰苑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絕世之學高躅紫清補徹元化固自其所而某也屏資

項質誤恩偶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恥為幾不違耶諸公愍我耄昏教我不逮肯容我竄名玉堂之署目夕相與刺經講古訂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雷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勞可畏幸而得請投跡故山木石與居麋鹿與游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工諛譽而善緣飾者為高選也吾恐識者羞之敬齋

吾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盡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矣不以為所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說

○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四卷測圖海鏡十二卷益古行段三卷其他雜書又十餘卷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泛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為文章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三十以來知舉取聲華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四十以來知究竟名理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會夏蟲之不若焉尙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泛說

初聶侯珪以土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輦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為數日留因追憶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舊風流趙與楊為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劉侯天祿繼守是州為屋數楹置趙楊元李四公像其中以事之惟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為一代宗師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趙楊遺山敬齋皆二公

門下客自南都時才名已相埒北渡後常往來西州寓志於文字間賡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歌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僚吏士庶每話及中州者舊必以四賢為稱首堂而祠之宜矣太常徐公撰四賢堂記

永樂大典一書顛倒篇章割裂文句誠淺夫之所作也然其時舊本已亡搜采殊富故今人多從此伐山而拾瀋焉梓而傳之率世所罕觀者即如金儒李仁卿敬齋古今註一書聚珍版刻凡八卷先時讀之驚其上下千古博極羣書欣所未見而名臣事略不詳卷目比在吳門張訥庵家得見元書係舊鈔足本凡十一卷前後序跋皆無為明萬曆庚子武陵書室蔣

德盛梓行者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取聚珍版校之僅得十之六尙遺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後顛亂遺脫不少其脫前者三則三卷馬援上又約輕脫後者十一則一卷三百下又國風下二卷灌夫下又石林可下七卷淵明下又中脫者一則六卷法前後俱脫者三則一卷長發條三卷祕間脫者三則一卷要要勛條七卷典論條大不同者一則三卷黃其誤皆自大典非聚珍之過因勸訥庵將足本校而刻之終以仁卿生於間代祇見諸元遺山桐川太白等詩其行事罕詳為告之曰元人蘇天爵名臣事略所引碑文記序載李文正事甚備且攷其名而重有慨焉仁卿生於大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同榜自詞賦李瑋經禹虞卿孟攀麟駕之任亨甫嘉言龐漢茂宏已五十有一歲授高陵主簿辟推鈞州金亡北渡講學著書祕演算術獨能以道

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即其中統召拜後與翰
林諸公書云云其本意大可見蓋在金則為收科之
後勁在元則占改_麻之先幾生則與王滹南李莊靖
同為一代遺民沒則與楊文獻趙閑閑並列四賢祠
祀嗚呼其學術如其操履又是何後人不察謬
改其名呼治為治乃與形雌意蕩之女道士李季蘭
相溷吁可悲已今其言具在其名亦正倘能付諸削
剔傳示當世庶使抱殘守缺者得見全璧豈非大惠
後學哉

施國祁禮耕堂叢說

武英殿本敬齋古今齋八卷輯自永樂大典者為世
間未見之書道光甲申張月霄復購得士禮居所藏
舊鈔李氏原書十二卷首尾俱全惟十一卷後即接
十二卷終而誌刊刻年月姓氏二行疑此二卷兩有
殘闕一失其尾一失其首遂誤連為一卷耳是書今

歸娜嬛仙館夏月假讀從 殿本逐條對勘一過始
知永樂大典中亦据此本收入者也攷是編史本傳
著有四十卷想係先時未定之目迨後定本則為十
二卷又鈔帙僅存至萬_麻間始一刊刻仍流傳未廣
故自來藏書家皆未著錄今按 殿本八卷計二百
九十二條見於原本者計二百二十四條 殿本外
增多二百五十五條其 殿本有而原本闕者六十
九條使全書果為四十卷則大典中零篇彙輯不應
於此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而於三十卷中僅得十
之一二以此證之則大典所收即此十二卷之本無
疑其 殿本多出之條即為此本十一十二卷之闕
葉數符合也竊念是書自明以來久無傳本幸際
右文之代 睿藻褒題海內學者始獲睹李氏之
書然猶惜其僅存五之一而不無所歉何幸一旦原

本復出雖少有殘闕得大典本補之遂成完書並知此書之卷帙止有此數而不必致慨於四十卷之亡佚過半也蓋沈晦幾五百年至昭代而全書復顯於世夫豈偶然不可謂非藝林中增一快事也緣衰年目昏手鈍艱於繕寫祇取殿本所闕者按卷錄為二冊復即原書篇次輯為總目附後俾異日可合殿本依目重錄以還舊規或謹依四庫例分類成績編附殿本之末願以俟後之君子讀是書者道光丁亥閏月下澣海虞後學黃廷鑑書

元儒李仁卿

治

敬齋古今薈一書館臣從永樂大典

輯成八卷編入

四庫又交

武英殿以聚珍版印

行久已風行海內後見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此書十一卷足本心焉慕之戊子冬日在滬肆收得仁和勞季言手鈔黃琴六本為明萬曆庚子武陵書室蔣德

盛梓行者前後無序跋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乙未在武昌刻入叢書而輯聚珍所存原書所缺為補遺二卷已亥又獲愛日精廬所藏明鈔本即黃本所自出細心警校聚珍版之誤施北研跋詳言之黃本之誤卷一無爽之一字一則已見卷五張祐詠薔薇花下脫家語觀周篇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三緘其口謂緘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一則今聚珍本脫家語至慎言人也卷六約輕齋絕大幕下脫師古曰輕齋者公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曰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三十卷八兩都賦一則夷言陵夷也下脫又賦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好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

爲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輦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一百二十字卷九阮嗣宗下脫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故黃魯直送顧子敦爲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爲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日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稟生勁剛春服楚楚游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南

洛陽河東河南河北皆得稱之爲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爲三河則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爲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爲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毋乃疏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兵下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迨至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遷所記韋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者謂伊水洛水并河爲三耳一則卷十宋明帝下脫應劭風俗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

本紀絕不同晉書索綝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伊
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
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
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
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
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
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據劭綝之言知霸陵
所謂薄葬者乃特此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
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
諸晉書劭說爲得其實一則卷十詩曰人涉叩否下
脫口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警而慧論人間事極
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
有靈識略依在古皆習爲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
不肩爲伶倫者可官給碓磴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

輩以口舌爲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李覃懷人
一則卷十一後漢光武紀下衍葛稚川一則業已刻
成識誤於此此書蘇天爵名臣事略作四十卷元史
因之黃琴六以十二卷爲足本以大典所收在此本
外者疑爲十一卷之尾十二卷之首脫文之中然此
書每卷止十四五葉十一十二并卷亦十四葉補遺
兩卷共二十八葉似非兩半卷所能容荃孫疑四十
爲十四之誤則多寡相稱明刻缺後兩卷又無序跋
似非完本傳鈔時又誤合十一十二卷爲一耳施北
研跋以爲李治非李治荃孫考元王暉中堂紀事卷
三徵君李治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注李仁卿樂城
進士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樂城李治題額石本作治
爲北研得兩佳證可訂諸書傳寫之失光緒壬寅上
元後一日江陰繆荃孫跋

又案元遺山集寄庵碑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澈方山
抽分憲治官次曰治正大中收世科徵仕郎高陵主
簿次曰滋兄澈弟滋偏旁皆从水則仁卿名治更無
可疑者癸卯春三荃孫再跋

元遺山集寄庵碑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澈方山
抽分憲治官次曰治正大中收世科徵仕郎高陵主
簿次曰滋兄澈弟滋偏旁皆从水則仁卿名治更無
可疑者癸卯春三荃孫再跋

